

诗之格律化的形成与发展(三)

叶嘉莹讲诗歌(之六)

“素居易永久,离群难处心。”“素”是孤独的样子,我孤独地居住,离开了朝廷里那些同事朋友。当一个人孤独地居住生活的时候,就容易感到日子太长了,怎么老也过不完呢。“素居”就容易使人感觉到时间的长久。我们说“欢娱嫌夜短,寂寞恨更长”。“离群”,我离开了我的伴侣,“处”是安排,我难以安排我内心的心怀、感情。“素居”跟“离群”是对的,“永久”跟“处心”不十分对,可是“易”跟“难”对得很工整。这是中国对偶的另外一种艺术,在对偶之中放宽一点,有两个字放出去不对。以后我们要讲唐朝的律诗,李白最喜欢用这样的句子。李白有一首《夜泊牛渚怀古》,牛渚是一个山,他夜里停船在牛渚山的山边,怀念在牛渚山发生的一个历史上的故事。“牛渚西江夜,青天无片云。登舟望秋月,空忆谢将军。”这是五言律诗,律诗第三句跟第四句应该是对句,可是它不对。我在牛渚这里,在西江江边上,晚上天气很好,碧蓝的天空没有一片白云。我登上船看到一轮明亮的秋月,就怀念起古代的一个姓谢的将军。“忆”字是动词,“舟”字是名词,“望”字是动词,“谢将军”是个人,它完全不对。就是说对偶的诗中间忽然有一句不对,把它放开了。这是另外一种规则之中的变化。

提出“四声八病”是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

中国的诗歌的演进,从曹子建、谢灵运这些比较注重诗歌形式方面修饰的人,他们是开始注重了对偶。作品慢慢多起来,作者的反省也越来越多——诗要怎样作,声音才更好听呢?他们发现中国的文字有不同的声调,分为四声,即平、上、去、入。平声分阴平和阳平,本来上、去、入都应该分阴阳,所以广东话才

会有九个发音,可是普通话只有平声分阴阳,上、去、入都没分阴阳。比如,“烟”是阴平,“严”是阳平,“眼”是上声,“砚”是去声。我姓叶的这个“叶”是入声。把四声用在诗歌里面可分成两大类,阴平、阳平统称平声,上声、去声、入声统称为仄声。普通话的一声、二声是平声,三声、四声是仄声,没有入声。中国的诗歌有一个节奏,有一个停顿的顿挫。顿是真的停下来,挫是短短地停一下。说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,“二二、二二”这样的停顿,说“行行重行行,与君生别离。相去万余里,各在天一涯”,就是“二三、二三”这样的停顿。念诗读词你要把它那个音节的顿挫掌握住,因为那正是中国语言文字的一个特别美的地方。除了顿挫以外,在中国文学演进的时候,当作者反省越来越多的时候,他们就发现除了顿挫以外,这个诗要有一个韵调,就是要有有一个韵律跟声调。所以除了有停顿,除了有对偶,还要有韵律跟声调。而这种反省的产生,把中国的文字能够分出这么多不同的声调来,是在齐、梁之间。

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很短,很多君主信佛,最有名的是梁武帝曾经舍身同泰寺,表示愿意出家,当然不是真出家。佛教思想传入中国后,很多知识阶层都精研佛理。外国的法师也到中国来讲经、译经,而且唱经。那些梵文要唱诵的时候,必须发音正确。所以中国人研究佛经梵文发音的时候,就把学到的梵文的发声、发音引用到中国文字上来了。

他们发现,一个字的发音由声母跟韵母结合,现在我们当然知道c,d,h都是声母,a,e,i,o都是韵母,可是中国古时候不是这种符号,声母韵母都用文字来代表。比如你去查中国古老的《辞海》《辞源》,“东,德宏切”,就是上一个字取声母d,下一个字取韵母ong,结

合起来念东,这叫反切。所以就是在齐、梁之间因为佛教的传入中国,因为他们学习梵文,学习梵唱,所以他们注重到外来文字的拼音,所以就想到中国文字也有拼音,有声母韵母。他们有这样反省的结果,就发现中国的韵有多少多少,比如东韵、江韵、支韵、庚韵等。总而言之,在齐梁之间他们就注意到,中国的文字可以用反切来分析和归纳有多少个韵,怎样拼音,有平上去入几个声调。

就因为这样的缘故,就反省,就发展,就有了这样的一套理论。齐、梁之间把这个理论很明白地提倡出来的就是一个诗人,就是沈约。他提出中国文字的发音有四声。有了四声,如果一句诗都用平声的韵,好不好听?古人讨论时举例,比如这样一句诗,“溪西鸡齐啼”,小河的西边,天亮了,鸡都叫了,意思都明白,可是你一念“溪西鸡齐啼”,念出来什么声音呢?“后圃有朽柳”,“圃”念yǒu,上声,说后窗外有一棵半枯朽的柳树,这个意思我们也明白。可是你念“后圃有朽柳”,不好听。“溪西鸡齐啼”,声调都是平声,韵都是i韵,就是同韵,所以声调相同,押韵也相同,念起来不好听,应该避免这种现象。

于是沈约就反省,他说把同声的同韵的都用在不好听。沈约说“四声八病”,有八种毛病是你应该避免的。四声就是平上去入,八病就是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。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,都是讲声母跟韵母的。什么叫大韵、小韵?比如支韵跟微韵,如果同在这个韵里,就是小韵,如果这两个韵可以通用,在这两个韵里面就是大韵。总而言之就是有窄的韵,有宽的韵。正纽、旁纽也是,比如b的声音,p的声音,声母很相似,应该避免。大韵、小韵就是韵的相似跟相同,正纽、旁纽是声母的相似跟相同,应该避

免声母韵母的相似跟相同。像“溪西鸡齐啼”“后圃有朽柳”,就叫做大韵、小韵、正纽、旁纽,都应该避免相似跟相同。

什么是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?《诗品注》上说,蜂腰指每一句诗的第二个字,不能够与第五字同声,也有人说是第三个字,就是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也有人说,第二个字不能够与第五个字同一个声母,第三字不能够与第七个字同一个韵母。作诗都这么想太麻烦了,他举了一个例证,“徐步金门旦,言寻上苑春”,上句五个字,下句五个字,因为当时是五个字一句的诗流行,七个字的诗还不流行。第三个字是“金”,第七个字是“寻”,都有一个n收尾的同韵的字,念起来不好听。鹤膝,是第五个字不得与第十五个字同声。他也举例,比如“新裂齐纨素,皎洁如霜雪。裁为合欢扇,团团似明月”。这是汉朝宫中一个叫班婕妤的宫女的一首怨诗。“新”是刚才,“裂”是剪开,“纨素”是山东的一种绸子,很有名,刚刚剪裁下来的非常新的一块齐地出产的丝绸。“皎洁如霜雪”,好像霜雪一样洁白。“裁为合欢扇”,把这块白色的丝绸裁成圆形的扇子。合欢扇是圆的。“团团似明月”,圆得像天上的明月一样。她是说,当初她得到皇帝的宠爱,后来皇帝再也不到她这里来了。古人说“秋扇见捐”,“捐”就是抛弃,因为秋风吹起来,就把扇子给抛弃了,这是一首怨诗。其实这首诗很好,可是按照他们的说法,以声调来说,第五个字“素”是去声,第十五个字“扇”也是去声,这样不好听。(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)



高唐夜雨

年

邓厚双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”。爆竹声声响,春风阵阵来,辞旧迎新。家家户户新桃换了旧符,到处张灯结彩,红灯笼、对联,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喜庆的气息。春节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赞歌,它让我们相信,无论过去的一年有多么艰难,新的一年一定会更好!

吃汤圆,团团圆圆;包饺子,招财进宝;放鞭炮,驱邪迎好运……春节就在欢声笑语中拉开了帷幕。

“小孩,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年前的一个月人们的忙碌进入高潮,这时候也就有了浓浓的年味儿。大人们都忙着囤年货,鸡呀、鱼呀、猪蹄呀各种各样的菜,光是看着都觉得满足了。小孩们也忙着完成假期作业,赶在年前完成,过年就能尽情的玩。远在他乡的游子,手中紧紧攥着一张回家的车票,手中握的是对家的牵挂,心里想的是回家的团圆。忙忙碌碌,为了共同的期盼,大家都忙着为过去的一年画上句号,期待着翻开新年这一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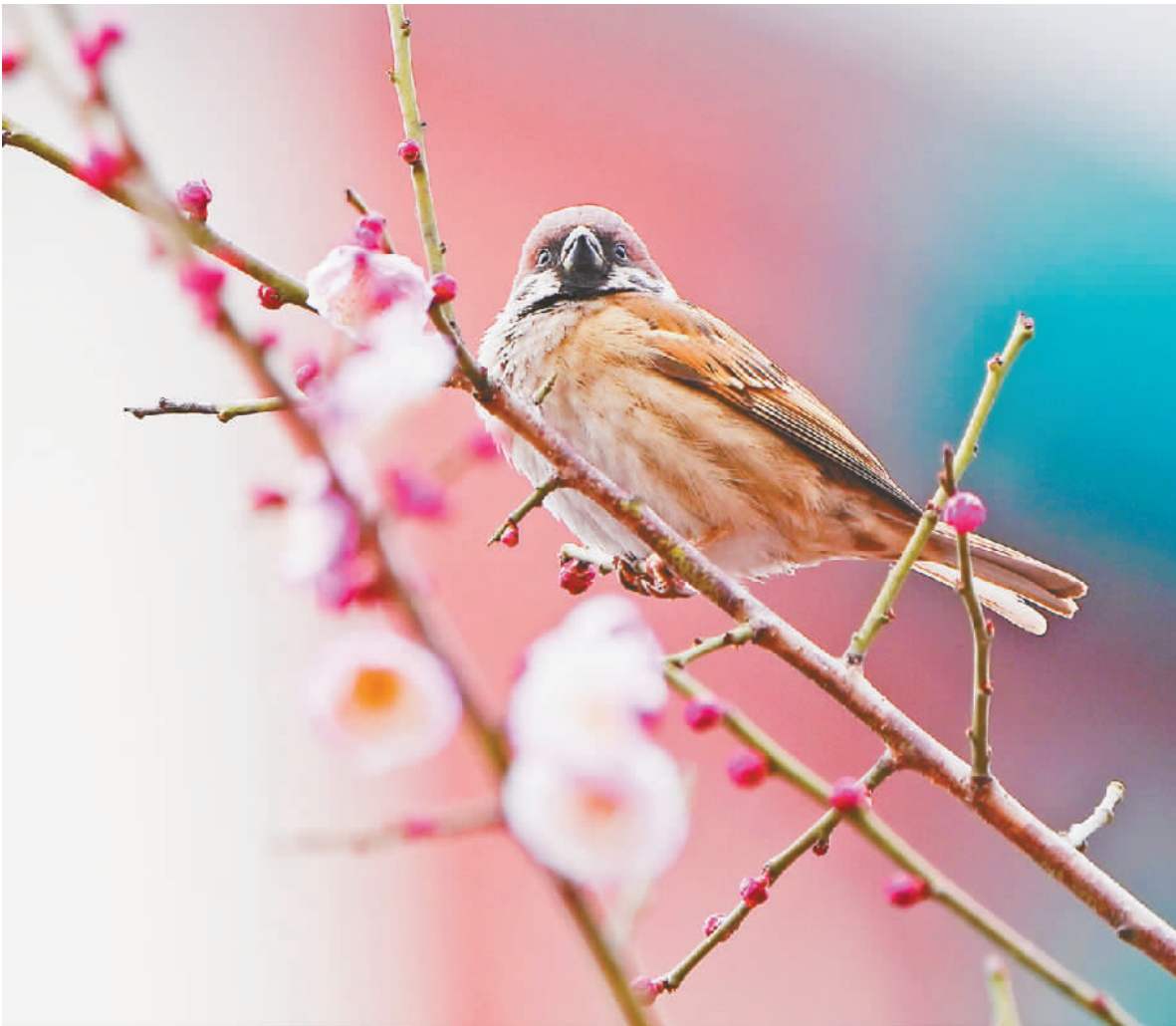
除夕这天晚上人们都会守岁,守岁的习俗可以驱赶邪佞,带来好运和平安,直到新年的钟声响起。长辈会给晚辈压岁钱,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下,希望晚辈平平安安,健康成长。初一这天要早起,不能赖床。早起见面就相互说吉利和祝福话,人们用最简单纯朴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最美好的祝福,这些习俗都是独属于我们的浪漫,也是我们文化的瑰宝,值得我们用心去传承。

新年还有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去上坟。常言,做人不能忘本,要懂得感恩。去看看自己已故的亲人和祖辈,感谢他们在世的付出,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。也希望他们能保佑我们平平安安,健健康康。对他们的思念在声声爆竹中愈发的强烈。新年有好话要说,都化成一张张烧去的纸灰,让它留在心里,时常想起就好,也不必言说。这也是独属于我们的情怀!

走亲访友,平时几乎都见不了面的亲朋好友,趁着新的一年在一起把酒言欢。谈谈过去一年的收获与成绩,谈谈新一年的规划和打算。说起新的一年,大家似乎都笑得格外开心。新年新气象,新的一年干劲十足。小孩子也说着下学期学习要更加努力,成绩更进一步。人人都说着、笑着、念着、想着!

正月十五是元宵节,年也接近尾声了。外出的人又提上行囊,带着父母亲人的期盼,带着离别的不舍,带着自己的梦想踏上奋斗的征程。都又开始回到自己的位置,继续着自己的理想。一场年过后似乎显得冷清,其实不然,这样的冷清都是为了来年更好地相聚。

年,就好像是一座跨江大桥,连接了家和外面两岸,连接了彼此。踏上这座归家的桥,想想在家的父母,想想自己的子女,想想自己,回家过年。这是值得的一年,值得回味的一年,值得期待和奋斗的又一年!



邓厚双

迎春

卢先庆/摄



神女峰

杀猪饭

尹君

我的战友点火,住在距离县城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半山腰上。一个冬日的周末,他打来电话说,明天去他家吃“杀猪饭”,一同去的还有上十个战友。

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相约出发了,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上午十点不到,一帮战友就到了他家。刚走进院坝,就看见几个人正在“咕咕”翻滚着开水的大锅旁给猪刮毛,旁边的木梯上,还倒挂着一头白亮亮、已剖了膛的大肥猪,心、肝、肺等内脏堆了一簸箕,还袅袅冒着热气。院坝里很热闹,每个从我面前经过的人,脸上都挂着笑容,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时响亮、欢快不少,如同提前过年。

点火走过来,现在生活好了,人们嘴也刁了,嫌规模化养殖的猪是饲料猪,没油水不好吃。但今天杀的两头猪都是自己用青饲料喂养的本地猪,放心整,就怕到时没有这么大的肚子装。说完,他打着哈哈又忙别的去了。

离开饭时间还早,我提议出去转一转,十几个战友呼啦啦一下就散开了,院坝里顿时清静不少,只剩下点火两口子和另外几个帮忙杀猪的人。旷野里,成片的柑橘树生长得很茂盛,特别是那桔子,一阵风吹过,都像一个个小小的灯笼在枝头晃动。放眼望去,这家、那家的房顶上不时飘出一些烟雾来,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柏树枝熏制腊肉的芳香。

我喜欢这样的村庄和这样的香气,甚至喜欢泥土里夹杂着猪粪的混合气味,它会让人涌起很多少年的记忆。那时,我家露台一角是熏制腊肉的好地方,成块的猪肉被棕树叶拧成的帘子串着,整齐地挂在屋檐下的一个炕架上,下面的柏树枝用旧报纸引燃,眨眼间,烟雾便升腾起来,笼罩着整架的猪肉,时间一长,烟熏火烤的猪肉就滋滋往下滴油,滴下的油被烟雾里的暗火一舔,火苗便随着烟雾往上蹿,火势变得很旺盛,我赶紧拿来一些柏树枝压在上面不让它充分燃烧,烟雾更浓烈了,风一绕,一丝烟钻进了眼睛里,大颗大颗的泪水就被拽了出来,像是猪肉上滴落的油珠儿。晚上睡觉前,父亲用铁锹拍熄火堆,离开时不忘在末熄尽的火堆里埋上几个红苕和洋芋。第二天一早,我们从灰堆里扒出早已烧好的红苕和洋芋,一阵风吹拍拍后,便背起书包去上学,回头看见母亲的歪意由嘴角爬上了眸子。我知道,在那段时间里,所有人都是欢欣惬意的。

柑橘林旁边是一垄一垄长势喜人的莴笋、白菜和萝卜,绿油油的叶子随着微风轻轻摇曳着,还有没来得及被太阳晒干的露水留在上面。

战友们,开饭口,都跑步回来。远远的,就听见点火扯着喉咙喊吃饭的声音从一棵树下传来。走进门,堂屋里的两张大桌子上已摆满

菜肴,连酒都倒好了,只等着我们入席。点火的女人真是煮杀猪饭的一把好手。三、四指宽肥瘦相间的新鲜猪肉和少许镬口广椒炒在一起,除了盐和自制的豆瓣酱,几乎没放别的作料,大段大段的蒜苗混在其中,花花绿绿一大盘。一口下去,软软糯糯,满口流油,鲜香至极,连平时饭量很小的我也忍不住去夹第二块、第三块……白萝卜炖猪心肺,记忆还停留在小时候。

我上高中之前,母亲每年都会喂养两头大肥猪。那时,普遍的家庭杀年猪后,猪心肺要么喂狗,要么被剁成碎块,和着糟糟、苕藤等猪食喂养小猪了。我家不一样,年猪被开膛破肚后,母亲从杀猪师傅手中接过猪心肺将其浸泡在清水中,加入适量的盐,用手揉搓几分钟,后将猪心肺取出,再一次放入清水中反复漂洗,直至把猪心肺表面的污垢和血水清洗干净。洗成这样,母亲还是不放心,要求父亲和我把猪心肺连同猪大肠一起提到小河中再次清洗,那里水宽,更容易把内脏清洗到让母亲满意的地步。

冬日里的小河显得很荒芜,水底的鹅卵石被一层青苔覆盖着,少了平日急急流淌的风采。父亲在岸边一块半没在河水中的石头上用力揉搓猪心肺,果然,经过揉搓挤压,淡淡的血水从猪肺管中不断涌出。我在父亲下游几步的

地方抓着猪大肠的一头,把肠口扩开,让河水从这头灌进去,从那头流出来,再用力在河水中揉搓着、摆动,引来不知藏在何处的小鱼围着猪大肠转,像是在给猪大肠做鱼疗。回到家,母亲将猪心肺切成大小适中的小块,用猪油炒一下后,和白萝卜块一起倒入一个镬锅中,注满水,加大火,再撒一把盐就开炖了,不一会儿,满屋飘香,勾得我清口水一股一股地往上涌。

若干年过去了,白萝卜炖猪心肺的味道我早已忘得差不多了,可眼前这钵猪心肺,虽然有点儿腥,但被白萝卜的味道一镇,变得极其滑润爽口,吃到嘴里又弹又有嚼劲,它在我舌头上裹来裹去,每个味蕾都得到尽情的享受。桌上唱主角的,是盛在一个大汤钵里的猪血旺,煮得都起了蜂窝眼,吃一口在嘴里,黏黏的有些粘牙齿,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,也是吃杀猪饭最附灵魂的一道菜,每吃一次,我都会想念母亲一次。



宁河峡韵